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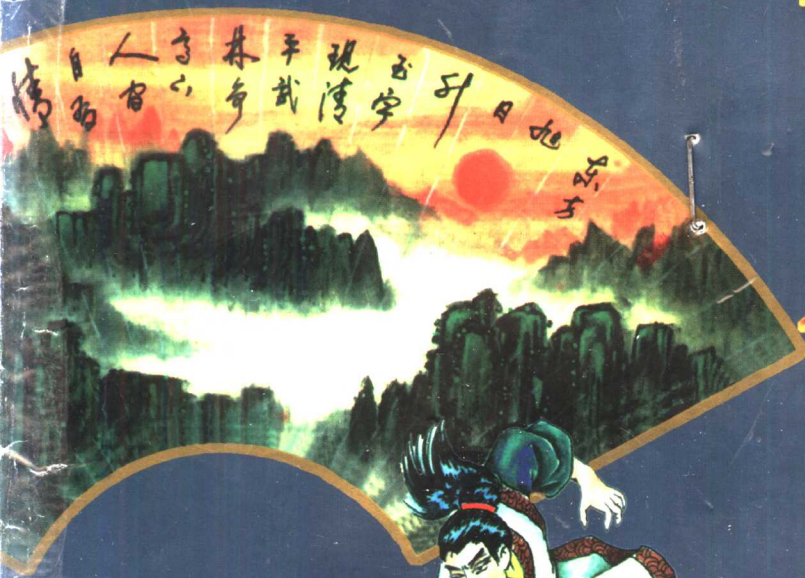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玉作品全集

劍

公

子

東方玉



剑公子

东方玉 著

上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剑公子

东方玉 著

中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剑公子

东方玉 著

下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琼新登字04号

封面设计：阿邹

剑公子

东方玉 著

责任编辑 符国栋

海南（三环）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2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1996年12月第一版

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30 字数：90 万字

印数：1—6000

ISBN7—80617—727—2/I·138

全套（上中下三册） 定价 40.80 元
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兑换）

内容简介

江湖上一批神秘人物，以伪易真，逐个渗透，企图掌握各大门派，阴谋攫取霸业，进而统治武林。六合门掌门人石松龄，高瞻远瞩，洞察其奸，以游历为名，遍访武林高手，创立“护剑会”，防患未然。不幸误中魔教“迷迭香”，受制于人，神秘失踪。

石松龄之子石中英，师拜邈谷老人，十年艺成，奉令下山，侦查这一神秘门会，他历尽艰难险阻，冲破重重疑云，辨真伪，明瑕瑜，揭诡计，惩首恶，使一场将兴的武林浩劫，止戈息争。

本书超然象外，扑朔迷离，错综复杂，悬念迭出，即有江湖血腥，又有儿女情长。读之爱不释手。

目 录

第一章	重重疑问		(1)
第二章	重重疑云		(37)
第三章	真假龙王		(74)
第四章	地室救人		(110)
第五章	早有预谋		(145)
第六章	真假火龙		(182)
第七章	十二煞手		(219)
第八章	真假公子		(254)
第九章	逐一收伏		(289)

目 录

第 十 章	敌我难分	(315)
第十一章	肃清贼党	(362)
第十二章	酒楼奇遇	(396)
第十三章	忘年兄弟	(434)
第十四章	深入苗疆	(467)
第十五章	苗女情深	(501)
第十六章	寒衣隧道	(536)
第十七章	误会重重	(571)
第十八章	巧得火丹	(607)

目 录

第 十 九 章	彩衣老妪	(631)
第 二 十 章	救出盟主	(678)
第二十一章	又是诡计	(712)
第二十二章	以寡敌众	(745)
第二十三章	度厄金针	(782)
第二十四章	处处阴谋	(816)
第二十五章	阴谋败露	(846)
第二十六章	石窟中计	(878)
第二十七章	霍山会师	(907)

第一章 重重疑问

三月，这是春花最明媚的季节！

在桐柏山的南首，有一座幽谷，叫做“逃谷”。

谷中遍山都是桃李，每年春天，谷暖地幽，桃李盛开，繁花似锦，落英缤纷，四十里香沾衣襟，几疑身在桃花源中。

这里有一种小禽，翠绿可爱，鸣声特别清脆悦耳，名捣乐鸟，别处所无。

花林深处，清溪潺湲，绿草如茵，临溪有一座六角亭，亭上有一方扇形小匾，形式古雅，中间写着朱红的篆书“忘机”二字。

不知是亭名忘机？

还是在亭中静坐，可以忘机？

总之，这里的景色，确可使人俗虑尽涤，淡然忘机！

从茅亭穿行曲折花径，有竹屋三楹，虽是竹离茅檐，却打扫得一尘不染！

花径何曲折？花影何缤纷？花径不曾扫；花香到柴门！

这是高士栖隐之处！

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！

晨曦斜斜的透过花林，花影迷离，花径上，正有一个葛

巾布衫，浓眉银髯的老者，手策竹筑，缓步而行。

稍后，是一个年仅弱冠的蓝衣少年，他跟在老者身后，神色十分恭敬。

葛巾老者跨进茅亭，就在临溪的一张白凳上坐下，他目光不期而然的望着小溪，口中感慨而低沉的说道：“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！”

缓缓抬头，看了蓝衣少年一眼，一手摸着他的拂胸银髯，徐徐道：“中英，你今年廿一岁了，记得十岁那年，为师把你接到这里来，已经整整十个年头……”

他一开口，石中英就已听出他不是昨晚和自己一同吃晚饭的那一位“师父”

尽管面貌一般模样，声音和说话的口气，完全不同。那是另外换了一个人！但对石中英来说，这已经并不稀奇。

他还记得十年前，父亲命自己拜老人为师，当时就随着老人远行，来到这座谷中，从没出谷一步。

前三年，老人亲自教自己练功打坐，竖蜻蜓，还一直是他；但三年后，就自己记忆所及，前后已经换了八个人。

他们同样面貌，同样衣衫，你一觉起来，第二天早晨就换了一个人的声音。

你几乎认不出；但你不用认，因为他还是你的师父，只是教的武功不同而已。

石中英年纪渐渐大了，心里也有些明白。

这些人不是自己父亲的朋友，就是自己师父的朋友，他们都是教自己武功来的，武功教会了，就要换一个教。

因此，这些“师父”，有的住了一年以上，有的七八个月就走，这是随他教的武功而定。

最使他弄不懂的，他们明明不是一个人，何以要装扮成一个人的模样？

正因为他们都装扮成一个人的模样，不禁使石中英起了怀疑，到底自己第一次拜的师父，是不是真面目？

因为他面前坐着的老人，他一听口音，就是自己第一次拜师的师父。是他把自己带到这里来的，一别十年，终于又看到他了，他是自己真正的师父。

石中英心头有些激动，口中忍不住叫了一声“师父”。

葛巾老者目光之中，流露出慈爱的神色，缓缓的点了点头，表示对石中英深为嘉许，但也隐藏着一份淡淡的忧虑！

“十年，你学到了不少的东西，也听到不少江湖的变故……但你仍是一个孩子，一个连一点江湖阅历也没有的大孩子，而你却要承担一件最艰巨、最艰险的任务，师父真为你担心……”

石中英听得有些似懂非懂，抬头道：“师父要弟子去办一件事么？”

葛巾老人微微摇头道：“不是师父，那是你爹要你去做的事。”

石中英已经十年没和父亲见面了，心里自然时常怀念着爹，但十年来，每一天的功课，都排的很紧，师父督促又严，他虽然想念着爹，但差不多连想念的时间都没有。

现在听到师父说出爹要自己去办事，心头不觉一阵兴奋，急急问道：“师父，爹要弟子去做什么事么？”

葛巾老人道：“叫你为武林正义去奋斗。”

石中英迷惘的道：“为武林正义奋斗？那是做什么事？”

葛巾老人道：“你目前不懂，等踏进江湖，慢慢就会懂

的，这是你爹十年前决定的事，你现在不用多问。”

石中英张了张口，还没开口。

葛巾老人又道：“你大概已经知道，教你武功的人，不是为师一个。”

石中英点点头。

葛巾老人又道：“除了声音，他们面貌衣着，都和为师一样，你知道为了什么？”

石中英道：“弟子就是不明白……”

葛巾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那是为了保守机密。”

石中英仰脸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葛巾老人莞尔笑道：“为了不让你知道的太多，因为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”

石中英心头疑团愈来愈多。

少年人心里不能有疑问，有了就想打碎砂锅问到底。

他暗自忖道：“那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但他还没有问出来！

葛巾老人已经知他心意，接着道：“这是为了你的安全，也为了大局，哦……”

他忽然“哦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这三个月来，你已经能够把所学的武功，全都可以杂凑起来，灵活应用了？”

石中英道：“是的，这三个月师父教的就是要弟子把十年来所学的拳掌剑法，拆散开来，拼凑着练习。”

葛巾老人点点头道：“好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你要记住今后你只能使杂凑的武功，不准使出整套的拳剑来，如果有人问你师父是谁？你知道该怎么说么？”

石中英道：“师父从未告诉弟子，弟子正想问你老人家

呢？

葛巾老人道：“这里叫做遯谷，你就说师父叫遯谷老人好了。”

石中英心中暗想：“这遯谷老人，不知是不是真是师父名号？心中想着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有一件事，不知该不该问？”

葛巾老人笑道：“为师知道你有许多疑问，好吧，你要问什么？”

石中英嗫嚅的道：“这十年来，弟子计算教弟子武功的，连你老人家在内，至少有九位师父，他们都改扮成你老人家模样，直到最近一位师父，教弟子易容变音之术，弟子才知道他们全是经过易容而来，只不知你老人家……”

葛巾老人不待他说下去，点头笑道：“孩子，不用说了，你说的不错，他们都是经过易容而来，为师可以告诉你为师的自然也不是本来面目，因为你只要知道遯谷老人就好。”

口气微顿，接着说道：“好了，为师昨晚赶来，就是因为你已经可以下山，当然，第一件事，你应该回家去看看你爹……但你必须切记在心，就是亲若父子，你在这里的一切，都不准吐露只字，还有，当年你爹要为师带你出来之时，你爹向人宣称，你是失足落水，捞不到人，你这次回去，也只能说是被为师从江里救起来的。”

石中英听到这里，又想发问。

但葛巾老人不容他开口，接下去道：“救你的人，当然就是遯谷老人，他是住在遯谷的采药老人，武功并不高，把你带来遯谷，传给你的只是几乎庄家把式，因此你只能使出三成武功，当然，你爹心里知道，因为为师是他多年老友，

剑公子

这是一件十分机密之事，你爹决不会问你，就是问你，你也不用说，这也是你爹要为师嘱咐你的，你必须严守机密，知道么？”

石中英听师父说的郑重，这就点头道：“弟子自当紧记。”

葛巾老人颌首道：“好，现在你可以走了，孩子，记着，行走江湖，只有左手剑诀指着眉梢的，就是自己人。”

石中英本来是个无忧无虑的大孩子，他虽然也时常感到有些疑问，那只是好奇罢了，但今天师父对他说的话，好像隐藏着件极大秘密，使他心里，打起一连串的问号！

为什么？

为什么？

可是他又不敢多问，师父不是说了么？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知道太多，因为自己知道的愈少愈好。

他心情感到沉重，脚步也是沉重的，走出峡谷，踏上归途。

× ×

× ×

× ×

× ×

石家庄，在安徽含山县南门外石门山南麓。

石门山石壁峭立如门，有谷道十里，以通行旅往来。

石家庄本来只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，但自从六合剑石松龄接掌六合门之后，只要提起石门山石家，武林中可说是无人不知。

近乡情更怯！石中英走完了十里长的谷道。

这里本来是一条街，沿着山溪的小街。两边各有一排矮小平房，有杂货铺，有糕饼店，也有临时给过路行商打尖的小茶馆，兼卖酒饭。

这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，他还记得小时候，骑上石荣的肩头，从小街经过。

有时候石荣牵着他小手，去卖饼饵，他就坐在长根司务糕饼店的长柜上，吃绿豆糕。

他也会偷偷的溜出大门，走到溪边和小镇上的小孩子一起丢石子，儿时的景物，虽然模糊；但模糊的印象，是深刻的。

如今这条小街，不见了！

两排矮房子，也不见了。

小街，已经变成了平坦宽畅的石板路面，只有曲折的山溪，依然静静的环着山麓。

石板路足可容得四匹马并驰，一直通向一座广大的庄院，矗立在山麓之间。

说它新，当然就是在他离家后的十年中盖的。

他几乎认不出那是原来的家！

他缓缓穿过一片柔软的草坪——广场，渐渐的走近大门。

但他在距离高大门楼还有六七丈远，就开始赵赵起来！

十年，景物全非，这到底还是不是自己的家？

大门敞开着，他远远可以看到里面，朱红钉着金黄铜钉的二门。

二门当然关着；但大门里面，两旁各一条长凳，凳上坐着两个一身青色劲装的壮汉。

这两人本来翘着二郎腿，好像正在天南地北的聊天。

他们虽然坐在门内两侧，但因居高临下，（从石阶上去，至少有四五级）视野广阔，石中英在大门前赵赵不前，张张

望望的模样，他们自然看到了。

于是左首那个汉子忽然站了起来，跨出大门，望着石中英，一抬头，大声道：“喂，小伙子，你是做什么来的？”

这喝声，这神气，就是豪门豪奴的口吻！

大有盛势凌人之概！

石中英并未介意，他走上几步，抱抱拳，问道：“请问一声，这里可是石家么？”

那汉子倒也有些眼光，等石中英走近，看他身上穿的是一件蓝布长衫，但气宇却是不凡，稍微收敛了些，说道：“没错，这里是石府，你要找谁？”

石府，没错了！

石中英心头不禁又浮起疑问！

爹虽是六合门的掌门人，但他老人家一向持家严谨，以“诗礼传家”自居，决不会有这等排场。

他仍然不敢确定这是自己的家！

望望那汉子，他看得出此人身手，不在一般江湖人之下，爹不可能用上几个护院武师。他带着些怀疑问道：“请问这时可是六合门掌门人的家么？”

那汉子哈的笑出声来，同样以怀疑的眼光看了石中英一眼，才道：“石家庄是盟主的府第，天下尽人皆知，你到底要找谁？”

“盟主府第”，这四个字，听得石中英不禁又是一怔！

“盟主”？爹当了什么“盟主”？

石中英接着又问道：“请问老哥的盟主，就是六合门石掌门人么？”

那汉子渐感不耐，大声道：“盟主自然是六合门的掌门